

# 犹如松柚启后人

萧光晖

白林奶奶去世了，一切来得这样突然，让人猝不及防。

11月22日，白林奶奶满脸红润、精神矍铄地度过了99周岁生日，吃上100岁的饭。哪知刚过一个星期，11月29日，老人家便溘然长逝了。本想去北京吊唁，送老人家最后一程。白林奶奶的孙子廖飞在微信上告知，家里开会决定，疫情期间，谢绝一切亲戚朋友去北京吊唁。我只得作罢。

独坐窗前，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思绪已飞越万水千山，一幕幕往事在大脑中越来越清晰。

我的家乡是湖南省桑植县桥自弯镇。解放前叫长瑞乡，解放后改称桥自弯。上世纪风云激荡，中国社会发生了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在这个大变局中，桑植出了一位大英雄贺龙。他带领偏僻、贫穷的家乡走进中国近现代史的中心。从此，护国战争、北伐战争、南昌起义、桑植起义、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二方面军，这些重大的历史事件、响亮的历史名词，与家乡紧密相连。

与洪家关一山之隔的桥自弯也出了两个人物：廖茂才和他的儿子廖汉生。廖茂才是桥自弯第一个到外面求学的学生，就学于辛亥革命先驱禹之谟创办的湖南广益学堂，毕业后回乡从教，贺龙延请他到军中帮办军务，后病逝于军中。廖汉生是廖茂才长子，父亲病逝后，他在贺龙的资助下完成学业，青年时期便投身革命，年纪轻轻就出任红军高级将领。解放战争时期，廖汉生率部进军西北，先后担任青海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共中央西北局第四书记等职，与彭德怀、习仲勋、王震等一起主持西北工作。

1979年，阔别家乡44年、时任南京军区第一政委的廖汉生将军与夫人白林奶奶第一次回桥自弯，全乡人民闻风而动，街上挤满了人，都想一睹将军和夫人的风采。我一个小学同学的奶奶，是将军的邻居，见人多挤不进去，便站在田埂上高声喊道：廖汉生，廖汉生，我们小时候一起放过牛，你还认不认得我，记不记得？将军朗声答道：认得到，记得！老人家高兴地回去了，把故事讲给她的孙子们听。

这次回乡，廖老将军和白林奶奶给家乡送了几辆汽车，让家乡发展运输。将军和夫人专程到桥自弯学校，看望老和孩子们，给孩子们带去了一卡车糖果。当年，我大哥已在桥自弯学校读书，星期六回家带回四颗糖果，兄弟四个一人一颗。这是将军和夫人回乡第一次留下的甜蜜记忆。我一个堂伯父在桥自弯学校教书，回来跟我父亲聊天说，廖汉生的夫人也回来了，中等身材，戴着眼镜，人很大方、很和气，也是在革命中成长起来的大干部。

后来，我约略知道了白林奶奶的一些情况。白林奶奶，重庆潼南人。前些年，我到重庆去，重庆的朋友告诉我，重庆地形是一只展翅高飞的凤凰，凤凰头就在潼南县，潼南县双江镇出了近现代史上著名的革命家庭。从这个家庭走出了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四川党团组织的创建人杨闇公（尚达），共和国第四任主席杨尚昆，中央军委总政治部主任、秘书长杨白冰上将（杨尚正）。白林奶奶原名杨尚璞，是杨尚昆的九妹。抗日战争期间奔赴延安，先后在中央政治研究室、中央图书资料室工作。解放后先后在西北军区、南京军事学院、南京大学、教育部、江苏省委等单位工作。她不想沾哥哥的光，于是改名叫白林。

廖汉生将军和夫人白林奶奶公务繁忙，不经常回来。但是家乡的发展，尤其是学校的发展，他们十分关心。桥自弯学校经常饱受山洪暴雨之害，学校中间有一条沟，天久晴，水便干。一落大雨，上面山洪下来，沟里便波涛汹涌、浊浪滚滚。水经常冲垮河道，将教室、寝室、操场洗刷一空。在他们的支持下，学校修了坚固的河堤，再也不受水患困扰；当他们知道学校没有食堂，下雨时学生要站在雨地里排队打饭，便协调拨款给学校建了一座食堂，还进行精妙的设计，既做学校的食堂又做礼堂。这是当年桥自弯街上最气派的建筑；学校没有图书馆，孩子们没有课外书读。他们又给学校捐赠了1000多册图书，这些书，让家乡这些山里孩子，有了更为广阔的视野，知道了更多的山外世界。

1983年白林奶奶离休。1993年3月下旬，第八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召开。此前，廖老将军已经出任两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次会议，廖老将军交卸了所有的职务。会一开完，廖老将军与白林奶奶便回到桑植，此行廖老将军赋诗一首《八二抒怀》，回顾革命的一生，豪放而舒畅。

五十四载着戎装，参政又是十年忙。  
六十四年革命路，征程步步党导航。  
人非圣贤孰无过，且喜矢志贯衷肠。  
八十二岁卸职去，本是人民一儿郎。  
今日清居何所事，永保本色晚节香。  
读书健身心系国，天下风云放眼量。

这次回乡，他们重游不少故地，见了不少故人。他们又到桥自弯学校去看望师生。当时，我正在桑植一中读高三，赶回桥自弯。趁他们在校长办公室谈话之机，我说机会难得，得请老人家给学校栽两棵树，得到了学校支持。我们连忙到学校附近一田姓人家的院子买了两棵松树，又连忙在教学楼前挖了两个树坑。谈完话出来，面对这突如其来的请求，他们爽快地答应了。第二天，他们到桑植一中给师生讲话，语重心长，希望殷殷。后来，我考上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在北京，见到了廖老将军、白林奶奶和他们的子女们。得知我从桥自弯走出来，上了北京大学，他们的眼睛中露出欣喜的光芒。廖添青（廖老将军、白林奶奶女儿）阿姨长叹一声说：我们多年的努力，终于结果了。

2006年，廖汉生老将军去世，享年95岁。当时，我已把生命之舟划到他曾经工作战斗过的大西北，在甘肃省委工作。我去北京送了廖老将军一程。廖老将军走了，白林奶奶义无反顾、一如既往地关心家乡的发展，关心家乡的教育事业。她不仅关心家乡的孩子，还关心所有革命老区的孩子们。贺龙元帅夫人薛明奶奶和她倡导成立中国红军学校，她作为全国红军小学建设工程创始人之一，帮助革命老区的学校改善办学条件、提高教学质量，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精神，短短几年就发展到几百所。

2009年，桥自弯学校更名为廖汉生红军学校，廖老将军、白林奶奶的儿子廖建军叔叔回去主持揭幕，特地邀请我参加。他们的孙子廖飞，生在北京、长在北京、工作在北京，按常理说应该与家乡生疏了，但他一有时间就回到大山深处的桥自弯，为红军学校的事奔忙，交了不少家乡的好朋友，帮家乡的孩子办了不少好事。廖汉生红军学校的条件越来越好，教学楼、学生宿舍整齐敞亮，还建了一个大大的足球场，这都是当年不敢想的。2011年，廖汉生将军百年诞辰，中央举行廖汉生百年诞辰纪念座谈会，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吴邦国出席会议并讲话。纪念座谈会一结束，白林奶奶就携子女回到桥自弯，参观修葺一新的故居。白林奶奶又去学校看望老师和学生，在这里念书的已是我的子侄一辈了，想必他们感受到的幸福与我当年一样。

2010年初秋，白林奶奶和她的儿女们到西宁、兰州故地重游。建军叔叔早早就通知我了。我去西北宾馆看望白林奶奶，又请陪她去参观邓园、兰州军区幼儿园等地。去邓园时，邓宝珊将军的儿子邓成城闻讯赶来迎接。在兰州军区幼儿园，老师们得知这是第一任院长来了，惊喜无比。故地重游，白林奶奶兴致很好，只是觉得甘肃还要发展得更快一些。当时，正值兰州白凤桃上市的季节，我买上几斤给白林奶奶提过去，她很高兴，连说好吃。我三番五次地要请吃顿饭，他们坚决不肯，只能这样略表心意。第二天，他们要回北京，我到宾馆去送行，桃子还没吃完，已不新鲜，白林奶奶要建军叔叔把这些桃子打包带走，一个不剩。

白林奶奶遽然去世，这是大家绝没有想到的。正当大家追思怀念她老人家时，她的一个壮举，又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原来她早就签了遗体捐献协议，老人要把她最后所拥有的都奉献给社会。这实在让人不忍和不舍！然而，这更让人感受到80多年前一个知识女青年奔赴延安、寻求光明一生的坚定、彻底。

白林奶奶去世了，她的故乡重庆潼南刊出文章纪念，选了一张图片，她满脸笑容地坐在一棵柚子树下，旁边围着子女、亲朋。这棵柚子树，是她的五哥杨尚昆9岁时所植，如今枝繁叶茂，每年硕果累累。在七百公里之外，她的另外一个故乡桥自弯，她和廖老将军种下的两棵松树已经高过四层楼了。

许多在文学艺术上有建树的人，多是受了古典诗词的熏染和陶冶。比如戴望舒、席慕容、琼瑶等受人喜爱的作家，都是一生之中在诗词中流连忘返、进进出出的人，他们的文字，承载着人世间那么多的情和爱、美和好。

丁立梅正是这样一位受人喜爱的作家，她笔下的文字，总能带给人欢喜、快乐和温暖。我记得一位有人为她写过这样一段话：丁立梅的书，只要看到我是必定要买的。她经营文字的本领绝对一流，随便写出来的文字，都焕发着别样的神采，让你不得不惊叹汉字的神奇魅力。她是那种值得你永远追随的作家。

《诗经》里种植着许多爱的文字，这些文字美则美矣，在现代人眼里，却是艰涩的、难解的。如果你想走进《诗经》，想深入解读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不妨走进丁立梅解读诗经的那些与情有关的文字方阵之中。她的文字，将《诗经》里的情事，解读得生机盎然，足以让你为那些古老而鲜活的情事感叹、欢笑甚至涕泣。那些一唱三叹的抽象情事，经丁立梅蕴藉深厚的笔墨一点染，刹那之间便变得具象丰满清晰明了



暗香疏影 汤青 摄

# 含情的解读

程应峰

多姿多彩美丽浪漫起来。

静女其姝，俟我于城隅。爱而不见，搔首踟蹰。静女其姿，贻我彤管。彤管有炜，说怿女美。自牧归荭，洵美且异。匪女之为美，美人之貽。（《诗经 邶风 静女》）就这首诗，丁立梅写下了让人浮想连翩的《牧歌式的爱情》。就象王骆宾被卓玛那轻轻的一鞭抽出一辈子的念想一样，她解读出来的横笛、丝带和茅草，足以让人沉浸在青葱岁月里让人流连忘返的牧歌式爱情中。

南有乔木，不可休思。汉有游女，不可求思。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翘翘错薪，言刈其楚。之子于归，言秣其马。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诗经 周南 汉广》）对于一种因门不当户不对而遥不可及的爱，她的告诫是：只能以暗恋的方式想你。如果美梦注定不能成真，那么还是把她当作红玫瑰，放在心里念着想着的好。适当的时候，还是要娶朵山菊花回家，过一段闲散平静的烟火日子。

终风且暴，顾我则笑，谑浪笑敖，中心是悼。终风且霾，惠然肯来，莫往莫来，悠悠我思。终风且噎，不日有噎，寤言不寐，愿言则嚏。嚏嚏其阴，魑魅其雷，寤言不寐，愿言则怀。（《诗经 邶风 终风》）这首诗记述的是一个爱着却不被爱而哀怨一生的女人。丁立梅的解读概括为八个字：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文中，她想到了鲁迅的结发妻子朱安，这个木讷忠厚、一生孤寂悲苦的乡下女人，象蜗牛一样一生坚持着，最终还是没有力气爬上她期望中的墙顶。她以为，面对一些已经明确不能坚持下去的爱，最好是梳洗打扮一番，让自己清醒过来，在未来的生活中，鼓足勇气，与真实的自己相逢。

丁立梅的文字，笔触细腻，充满真情和诗意。她就象上苍派来的给爱指路的天使，呵护着《诗经》里那些美丽的情爱植物，她的文字永远是那样干净、明亮、温馨。她明白，尘世间，每个人都活得不容易，她不愿意自己的文字再给人增加一分沉重，她只愿从心底流淌出来的文字，能阳光一样给人温暖、安抚和慰藉。

她是个用音乐烹饪文字的女子，更是一个被古典诗词润透了的女子。她的文字，有着胡琴或箫的婉约，古筝或笛子的清远，字里行间的韵味，古色古香，悠远绵长。同时，《诗经》里那些古老的文字，又被她演绎出了现代生活的色泽和光亮，这些色泽和光亮，是那般优雅迷人，它们以谜一样神奇的渗透方式，在身处现代社会的鲜活心灵中尽情散发、默默拓展、无穷延伸。

她最爱的一首小诗是这样的：我和谁都不争 / 和谁争我都不屑 / 我爱大自然 / 其次是艺术 / 我双手烤着生命之火取暖 / 火萎了 / 我也准备走了。 从中，你足以洞悉丁立梅是怎样洒脱的一个女子，她的人生状态，是一种无与伦比的超脱，一种无可匹敌的化境。

可以说，超凡和脱俗渗透了她的文字，也渗透了她的生命。她的超脱，缘于她沉醉于每一天的生活，痴迷于俗世琐碎生活中所有的美与好。只要人类还在俗世生活中唱着率真的情爱歌谣，演绎着永不止歇的情事爱事，她就是那个不懈不怠的倾听者，那个含情含笑的解读者。

## 霜叶红

甄钰源

—外二首—

霜叶红了  
用时间酝酿的一句话  
慢慢发酵成秋天的一枚红叶  
岁月流逝，皱纹是买路钱  
做一桌家乡的菜，煮一壶温暖的茶  
嘴里的名字，却长满了倒刺  
张望，顾盼  
二十几年的时光折叠在一杯酒里  
感恩一只柚子，紧紧咬住枯枝  
像我心中那不肯滴下的泪珠

音乐  
今夜，胜蓝桥畔  
一弯冷月凝结在思念的藤蔓上  
一只飞蛾热情地扑向路灯  
听流水从流水上流过  
听风声磨碎石头  
一位老人，用一张弓从一把旧二胡中  
把各种音符撕扯成碎片  
丢进往事的酒里，和泪饮下  
关节粗大的手指，按压  
内弦和外弦  
倾泻出凄美的旋律  
在一张黄色的银杏叶上  
拼凑成爱情最初的模样

大雪  
今天，我在五道水的茶叶村  
等一场雪  
等一个给我写诗的人  
只到，一缕穿林而过的阳光  
让我败下阵来  
慌乱中，用手机上的APP  
把公路的轨迹绘制成你心跳的模样  
把桥梁，当成一颗痣  
点在你的胸口  
不再纠结白玫瑰与红玫瑰哪个是你的最爱  
只希望，在西北风咬破铁桶般的那个夜晚  
鱼一般游进来  
钻进你的身体

# 妈妈的三记耳光

熊子意

一下。因为在这一大堆人中，数我的年纪最大。我还没开口，只听得华华对他儿子说：买车前就约法三章，一不准飙车；二不准在公路上你追我赶；三在高速路上、县道上、乡道上都只能按规定的速度跑。你答应了才买车。买车时又再三嘱咐。今天是怎么的又违章啦？隔几里路，我就听到是你的车喇叭声，喊得着急，我的心都只差吓得蹦出来了。这条路窄，弯多拐多，开得快好，你不要命了？如果开下坎了，不但毁了你自已，一家人都要为你伤心流泪。要是撞到别人了，哪个赔得起！这时旁边的一个后生答了一句：您威威的车是买的全保险，几百万的保险额，撞死个把人赔得起。叭，又是一记耳光，打在威威的脸上，厉声地说：给我说，你是不是这样想的。这一耳光好像不是打在威威脸上，像是打在了华华自己脸上，泪水像一串珠子从她眼睛里滚出来。又说：不说我还要打你，

你以为二十几岁了娘就不敢打你，你一百岁了都是娘的儿，不走正路不听话，就是要打。这时华华真的哭了，大声哭了。

华华抚摸儿子的脸，边哭边说：如果你以为买得有保险，就能乱开车，就能乱撞人？如果你有这个念头，你就不是我的儿！你知不知道，自从你买了车，只要你把车一开出去，我就为你担惊受怕，提心吊胆。说到这里，她说越说越激动，越说声音越大，好像是向全世界的人说：如果是撞到别人，我们全家人都赔不起，赔不起别人的健康，赔不起别人的性命，赔不起别人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废了别人一家人的幸福。更重要的是废了别人一家人的幸福，这是钱能赔的吗？她为儿子抹了把眼泪，也为自己擦了擦泪水，指着不远处的一家人说：他家，就因为一场车祸，儿子死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庭毁了。两年了，他的娘以泪洗面，天天哭，他爹神志不清，天天走上走下，口

里只喊儿的名字，难道没人看见？死者的爱人天天哭，班也没上了，两个读书的儿女，天天守着娘，三天两天又回来，到坟山上哭。保险公司赔了几十万块钱，这钱能让人起死回生吗？能买回他一家人的幸福吗？父母失去了儿子，妻子失去了丈夫，儿女失去了父亲，保险公司再赔多些都是买不回来命了！她又抹了把泪：没出车祸以前，他好孝顺，每到星期六就带着一家人回来看爹娘。每次回来，帮忙种地、种菜，一家人喜笑颜开。邻居有困难，他都是尽心尽力帮忙，可是现在呢，什么都没有了，是车祸毁了他的家，钱永远买不回一个家庭的幸福

华华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响彻山谷。这时，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了，好像也挨了三记耳光。古稀之年，我当了一回小学生，认真地听老师讲了一堂受益匪浅的安全课。